

狮子心

[日] 恩田陆 著
娄美莲 译



在时间的缝隙里
在芸芸众生的意识洪流中
爱情的心脏永不受控

狮子心

(日) 恩田陆 著

娄美莲 译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字: 01-2011-286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狮子心 / (日) 恩田陆著; 娄美莲译.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143-0183-0

I. ①狮… II. ①恩… ②娄…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2101号

LION HEART by Riku Onda Copyright © 2000, 2004 Riku
Ond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0, republished in 2004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and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狮子心

著 者: (日) 恩田陆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183-0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译序：推理轴在线的爱情寓言	001
埃尔哈特小姐的到来	006
春	059
伊梵尼切的回忆	116
天球的和声	175
记忆	228
后记	275

译序：推理轴在线的爱情寓言

漫步

一九七八年 伦敦

十一月二十七日。

已经有两个礼拜，无法联络到伦敦大学法律系的名誉教授爱德华·纳森。

在夹杂着雪的雨中，两名大学职员连同爱德华的同事查尔斯·莫里斯，和警方一同进入纳森位于肯辛顿花园区西边、小巧整洁的家里。纳森的妻子已在数年前亡故，于是他将附近的一栋房子让给了女儿、女婿夫妇，自己搬到这里居住。

“这几天的确是没有看到教授的人影。”管理员说道。他一只手握着的马克杯，一边慌慌张张地来回寻找纳森家的钥匙。还插在马克杯里的汤匙，发出当当的声响。杯子里装的好像是红茶，但莫里斯一凑近，就闻到了很浓的酒味。

管理员试了好几把钥匙，才终于将门打开。屋内收拾得十分整齐，整齐得令人讶异，让人一点也感觉不到曾有人在此居住。

爱德华一向喜欢整齐、安静，不过，这也未免太干净了吧？

“爱德华？”

莫里斯大声对着空气喊。声音渐远渐小，穿过阴暗的楼梯，没入楼梯上方的天花板，没有任何回应。外套被雨淋湿的两名警官，利落地把门打开，往一楼的饭厅和浴室窥探，感觉不出什么异样。

莫里斯和那个长得像可卡犬、一脸困惑的职员面面相觑。

“书房是在楼上吧？”

“应该是吧！”

仿佛要催促职员采取行动似的，莫里斯率先往楼上走去。他仿佛可以看到爱德华对自己发出的脚步声，露出“你难道就不能小声一点吗？”的苦笑。总觉得他的笑容有几分落寞，想到这里，莫里斯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内疚与不安。

二楼半的卧室也非常整齐。床铺仅有些许凹陷，连翻身的痕迹都看不出来，当莫里斯看到这副情景时，开始有了不祥的预感。简直就像是不想留下自己曾经存在的证据——他好像早已收拾好行李，打算随时消失一样。难道，那个沉默的男子，过去曾犯下什么罪行吗？

最上面一层被认为是书房的房间，房门紧闭着。

“爱德华！是我，莫里斯。你在里面吗？”

莫里斯又唤了一次，还是没有响应，不像有人在这的样子。莫里斯试着把门打开，但门是锁着的。好像被人当面拒绝似的，他

不由得心中一惊。莫里斯一行人望向躲在警察后面、悄悄朝这边窥探的管理员。那个红着脸、块头矮小的男子，本能地缩了缩脖子。

“这房间的钥匙呢？”

在莫里斯的逼问下，男子又慌了起来。挂在生锈匙环上的一大串钥匙铿锵铿锵直响，他的手在发抖。看他手忙脚乱、忙东忙西地，却只是弄出一堆噪音，莫里斯一把将钥匙圈从他手中抢走，挑出和钥匙孔尺寸相符的钥匙，敏捷地插入孔中，一一测试。

老旧的钥匙圈有一块久经磨损的方板，突然，他看到板上刻着的徽章图样。

好怪的徽章——黑色釉料已然褪色的徽章，很难看出其中的图样。中间隔着一方盾牌，一边是独角兽，那另一边又是什么？

他才刚想着这个问题，突然，嗒的一声，锁被打开了。

门毫无预警地敞开。

淡淡的甜香传来，仿佛初夏蔷薇含苞待放时的香气。

虽然莫里斯心里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但房间竟然是空的？

感觉好像被人虚晃了一招，一行人发出微弱的呻吟。

虽然是个小房间，但也只有这个房间充满人的气息。

一张有扶手的椅子，斜斜地面对桌子摆放。椅垫的天鹅绒因为长期地摩擦，已经呈现白色。有一张格子花纹的盖毯，还有一件绿色羊毛衫。椅脚前方有双红色拖鞋方向不一地搁着。

桌上放着眼镜、钢笔、写了一半的信纸，还有白色咖啡杯和碟子，里面是冷掉的红茶。

是玫瑰花茶。刚刚那一瞬间闻到的香气，可能就是它吧！

莫里斯慢慢将鼻子凑近杯缘。

“——这是怎么回事啊？”

其中一名警官神色严肃地四处探看。

“简直就像从这个房间消失了似的。”

室内的摆设很少。仅有的装饰，就是墙壁上那五帧小小的复制画。每幅画的年代都不一样，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共通点，其中不乏著名的画作。咦？爱德华喜欢画吗？莫里斯轮流审视着每幅画。

突然，他注意到椅子的阴影处有块手帕。

白色的蕾丝手帕。

from E. to E. with love

上面绣着雅致的艺术字。是爱德华的东西吧？

“会是什么意思呢？”

警察和行政人员正围在书桌前，莫里斯也凑近，一探究竟。

印有徽章图样的便笺上，单写了一个字，很像是爱德华的笔迹。莫里斯注意到便条纸上的徽章图案与刚刚看见的徽章很像。这和独角兽相对的是什么呢？是手持镰刀的女子？

“这可能是某人的昵称或什么的吧？”

莫里斯的视线转向只写了一个字的便笺。

LIONHEART

“专有名词吧？”

“有没有可能是小说的书名呢？”

“我没听过爱德华会写小说啊，虽然他生性浪漫是没错啦。”

“接下来该怎么办，教授？”

“先联络他的女儿吧。”

莫里斯透过狭小的边窗望着户外。

外头笼罩在一片静默中。原本夹杂着雪的雨，不知何时已变成点点白雪。

埃尔哈特小姐的到来

一九三二年 伦敦近郊

Miss Earhar' s Arrival

1932

Oil on canvas

Walter Richard Sickert (1860 – 1942)



© Tate, London 2003

令人讨厌的风不停地吹着，此时脸颊真正感觉到第一滴雨。

终于要下雨了吗？

他一边用右手无意识地拨开扰乱视线的长发，一面将左手探入大衣的口袋，猛然想起烟已经抽完了，于是握紧拳头，将左手留在口袋里。

汉瓦斯机场涌入了大批群众。不时可见《每日随笔》的记者，拿着像是银色望远镜的闪光灯柱，在人群里穿梭着。大家好像已经知道气候会很恶劣，宽敞的广场上，放眼望去尽是灰色的塑料雨衣和雨帽。

他就这么呆呆地站着，黑色的眼眸不露任何表情，可是心里早就后悔到这儿来了。

他到这里来干吗呢？是因为怀念人的气味，还是想凑热闹？

聚集的群众似乎正等待着什么，他们的脸上闪着兴奋的光采，热烈地高谈阔论。仿佛到处都有一圈圈小漩涡在转动着。

只有自己像个异类。如果隔着一段距离的人看过来，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显得特别灰暗吧？

高声喧扰的人们。充满期待与兴奋的热气，连同霏霏霪雨和煤油味，一起将他包围。真是令人讨厌的气味，这气味引得人心浮气躁。无处宣泄的苦痛郁闷，渴望眼前刺激的瞬间欲望，还有一触即发的不安冲动，这三种能量撞在一块儿，汇成一股漩涡。

是呀，并不是只有我觉得痛苦，每个人都是如此。现在，我终于懂了。

他原想自嘲一番，但自己的脸好像连笑的表情都忘记了，只感觉到许久没动的肌肉抽搐着。肌肉一抽动，连几天没刮的胡子也跟着摆动。自己现在的模样肯定十分可怕吧？一想到这里，玛丽那光鲜的服饰和轻视的目光，瞬间在脑中苏醒，胸口隐隐作痛。别再想了，他不是早就忘了吗？

尖锐的笑声震痛耳膜。旁边有位留着胡须、来头不小的中年男子，正抱着肚子大笑。那笑声惹恼了他，他最讨厌梳理整齐的红胡子。人好像愈来愈多了，这些人不知从哪里来的。

群众欢呼着、骚动着，大家正引颈期盼。等待一名女子从乌云那头现身；一名从海洋对岸驾着铁块，从天而降的美丽女子。

“我觉得和伊旺那伙人比较起来，法西斯党还可爱多了。”

“你是说真的吗？我可不这么认为。那个意大利人是属于深藏不露型的，这种小心翼翼的人最可怕了，我不喜欢那个男的。”

群众缓步而行，慢慢往机场聚集，一个少女突然现身，只身

在人群里穿梭。

她身穿黑色大衣和黑色皮靴。大衣是高级的克什米尔材质，帽兜下披泄着闪闪发光的金发。苍白的脸小巧细致，略带灰色的碧绿瞳孔仓皇、专注地向四周张望。或许是寒冷的缘故，她的唇没有血色，不过两颊透着的红晕，为她那气质不凡的美丽容颜涂上色彩。

人群大批大批地涌进，每个人的双眼都因好奇心而发光。

大家都是来看远自美国飞来的爱蜜莉亚·埃尔哈特^①吧？连我也想一睹风采，说不定真能见上一面：罩着丝质头巾的金色短发。欢迎你，林白小姐！在空中飞翔是怎样的感觉？能飞得比齐柏林飞船还高吗？想必噪音一定很大吧？飞行员好像都会戴耳栓喔？手握操纵杆连续十小时以上，会怎么样呢？会发抖吗？屁股一定很痛。会不会觉得很可怕呢？会不会很寂寞呢？或者，根本没时间去想这些？

其实她不太喜欢飞机。轰声四起，仿佛黑色十字架的战机布满天空，这副景象猛然从记忆深处苏醒。

当时的天空黑压压的，瞬间转成一片火红。

急忙想将记忆赶出脑海的少女，身体晃动着；就在此时，她忽然感到呼吸困难而停下脚步，忍不住像老人一样闷声咳嗽。

① 爱蜜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 1898 ~ 1937），美国飞行家，一九二八年成为第一位成功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世人敬称“林白小姐”（Lady Lindy），被誉为与美国杰出飞行员林白（Charles Lindberg, 1902 ~ 1974）媲美的女中豪杰。

真的吗？他真的会在这人群中吗？

少女终于说出自己的恐慌，以及从刚才就一直萦绕在心中的疑问。

她害怕去想这个问题。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如果一切都是枉然的话？错过了这次，就不会有下一次机会。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永远——

焦急不断从背心窜起。忍不住热泪盈眶的她挤进人群，拼命确认每个男人的脸。

如果记错了该怎么办？不，他确实是这么说的。当爱蜜莉亚·埃尔哈特从黑潭^①来的那一天，他会在这里，会一个人痴痴地等候她的到来。

少女说服着自己。应该不会错，他说得很清楚，他会遵守和我的约定。

尽管如此，疲累和焦急依旧折磨着她。人潮一波波涌来，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香水、发油、烟草、威士忌的味道，被雨淋湿的外套味道，潮湿的皮革味道，她就要让这些气味给熏昏了。如果他不断在人群里移动的话，那该怎么办？两个人都在走动的话，碰到面的几率就更低了。就算不致如此，像我这么瘦小的女孩，光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就已经够吃力的了，要抬头一一检视

① 黑潭（Blackpool）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兰开夏郡（Lancashire），临爱尔兰海的海滨疗养地。

帽子下的每一张脸也很费神，照这样下去，肯定得花上好几个小时，我能坚持到最后吗？

“喂，小女孩，你一个人吗？”

“怎么了？好像是迷路了。这里人这么多，就算走散了，也认不出谁是谁吧？”

看见少女拼命抬头，查看每个人的脸，一对和善的年轻情侣向她问道。少女慌张地大摇其头，逃入人群里。身后还传来“喂”“等一下”的声音。

好险，好险。如果被当作走失儿童给警察抓到的话就糟糕了。

安全逃离之后，少女停下来喘了口气。就在此时，喉咙深处又有呼吸困难的感觉。心脏因为惶恐不安而隐隐作痛。怎么办？在这种地方！

少女的脸已经不光是惨白而已，简直像是戴了一副扁平的面具。她一边咳嗽，一边缓缓跨步向前。雨水渗进靴子里，冻僵了双脚，脚趾头已经麻痹。五月都已经快结束了，怎么还是这么冷？

虽然努力要自己不去想，但其实她心里还挂着个很大的问号。那问题就是，当他出现在眼前时，自己是不是可以一眼就认出是他？一想到这里，她更感到焦躁不安。

万一自己已经和他擦身而过了呢？会不会两个人即使面对面也认不出来，就这么错过了呢？据他所言，他的相貌和我知道的

他相当不一样。二十岁左右的他，是个秀气高挑的男子，黑色的头发，黑色的眼珠。这样的年轻人，在这里到底会有多少个呢？

她感到无比绝望，就好像掉进泥淖里一样。原本她以为自己一定找得到他，只要看上一眼，她就能认出是他。她实在太天真了。

喉咙愈来愈难受，鼻子一阵刺痛，视线逐渐模糊。

少女停下脚步，慎重地从大衣口袋取出一个附有镜子的旧化妆盒。一想到终于可以和他见面，昨夜兴奋得难以入眠。兴奋之余，她偷偷借走了珍的口红。珍现在大概在生气吧？

她用颤抖的手将化妆盒打开，雨水滴落在镜子上，划出一道道水痕。从镜中，她看到自己苍白的脸孔。别急，要沉住气。少女以不纯熟的技巧涂着口红。

啊！不知道手帕还在不在？

少女将手伸入大衣的内袋，手帕还整齐地叠放在里面。拍了拍放着手帕的口袋，少女觉得比较放心了。

突然，脑海中响起柔美的旋律。

... Dropped from my Black Spitfire to my funeral barge...

没有时间哭泣了，再扩大范围找一次吧！少女用手揉了揉眼睛。

“你怎么了？你的家人呢？”

耳畔突然响起的声音，让少女吓了一跳。

眼前站着一位头戴格纹鸭舌帽、身材纤瘦的男孩子。合身体面的茶色苏格兰呢大衣，慧黠的棕色眼睛，都显示着他的家世良好。少年与抬起头的少女正面对，‘啊’地吃了一惊，露出略带羞赧的表情。

“喔，我刚和他们走散了。”少女结巴地含糊应道。

“在这种地方，一个人会被踩扁的，很危险！我带着你走吧？我叫戴维。”

少年充满责任感，一脸坚毅地说道。他大概比自己大两岁吧？这位出身良好的少年似乎也颇有教养，他看见面色苍白的少女，油然而生起了照顾弱小的义务感。少女着急了。

“没关系，我没事，我认得路。”

“要从这里走出去可要花一番工夫。你叫什么名字？”

“伊丽莎白。真的不要紧，谢谢你的关心。”少女向后退。

“喂，你该不会是生病了吧？”

一直观察少女的少年突然伸出手，触摸她的额头。他一脸惊愕。

“热到发烫了呢！不行，再继续待下去，你会得肺炎的。”

“没事的，我的体温一直都是这么高的。”

少女惊慌不已，不停地往后退。然而，少年的责任感好像益发被激起了。他向少女逼近。

“我爸爸是医生。他应该就在那边，我叫他来。爸爸！爸爸！快来！这里有个病人！”